

最具影响力的十大「80后」作家——颜歌

最年轻的新概念一等奖作者——霍艳

最富才情的实力派写手——王小泉

赵长天力荐——林嘉陌

带你展开梦想之翼，畅享文字盛宴。

苍穹之翼

Cang
Qiong
Zhi
Yi

新概念才情女作家的“梦想之旅”

中国妇女出版社



除了梦，我一无所有。
我把我的梦铺在你的脚下，
脚步请放轻。

苍穹之翼

CangQiong ZhiYi

新概念才情女作家的

“梦想之旅”

稚小么 主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穹之翼 / 稚小么主编.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80203- 816- 5

I. ①苍… II. ①稚… III. ①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313 号

苍穹之翼

著 者: 稚小么 主编

选题策划: 张 婷

责任编辑: 宋 罡 张 婷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80203- 816- 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CangQiong
ZhiYi

苍穹
之翼

- 001 | 说谎 / 霍艳
031 | 大约N个谎言 / 王小泉
049 | 孔雀东南飞 / 林嘉陌
059 | 城北旧事 / 仇星
077 | 欢颜 / 颜歌
089 | C'estlavie / 古越
102 | 你是温柔的终曲 / 王小泉
121 | 出走 / 项雨甜
127 | 别因缘分逃避了爱的细节 / 林静宜
131 | 回不去的那年的美好 / 刘梦怡
138 | 我们 / 项雨甜
149 | 少年 / 张弛
163 | 暗恋时代 / 林嘉陌

174	死亡定时器 / 金子棋
181	永 瞬 / 项雨甜
185	爱在别处 / 林静宜
197	良辰美景 / 刘梦怡
205	虚 空 / 陈虹羽
218	这场爱 / 张 弛
223	升 起 / 颜 歌
233	亲爱的时光 / 林嘉陌
242	沉 香 / 钟 漾

目录
Contents



男 孩

看到一本书上说：一个小骗子骗了女人一阵子，一个大骗子骗了女人一辈子。

我想，我就是这样的骗子。

我爱说谎，说到最后连我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当然这年头没什么是真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驾驶证、房产证、养犬证等，什么都可以造假，只要你沿着墙根溜达，自然会有怀抱小孩的妇女问你要不要办证，选好造假的对象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再也不用操心了，很快我们就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我现在的身份证自然也是假的，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办一张当地的身份证作为留念，迄今为止，我已经收藏了十一张身份证。

也就是说，这座城市，是我第十二个落脚点。

我跟一个大我十岁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女人的年龄就不方便透露了，但是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我身份证上的年龄是二十二岁，不过也不要完全相信，因为我是个骗子。

女人是一个台商留在大陆的情人，每次都会以结婚为借口骗取片刻的欢愉，我不知道为什么十年过去了，她对这个谎言依然抱有天真的幻

想，依然每天翘首企盼，难道她没发现每次交欢后除了留下了一张银行卡以外，他残忍地把一切都带走了。

她和我一样寂寞，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

从一开始我们约法三章，女人给我一定数量的金钱，还提供衣服和住房，而我要做的是在深夜拥她入眠，偶尔陪她逛街喝茶，这应该是天底下最公平不过的交易，在一起时你情我愿，分开时两不相欠。

九月，是我们相安无事的第五个月份，也是台湾人要回来的月份。

我自然知趣地清除干净了家里所有关于我的痕迹，暂时搬到了一幢简陋的公寓里栖居，女人满脸歉意地与我拥抱告别，然后把一张全新的银行卡塞到我的手里，说委屈你了，这些钱拿去买几件新衣服吧。

我笑笑，女人总是这样，为了男人的光鲜体面，宁可委屈了自己。

我说算了，你还是自己留下吧，趁他回来前买新的化妆品，让他知道没有他你依然可以生活得很滋润。

女人尴尬地笑了笑，握着银行卡的手悬在半空，落不下来。

公寓楼的不远处就是一所著名的大学，趴在窗户上可以看见大学操场上飞奔的少年们，我本应该是他们中的一员，一念之差却踏上了另外的生活轨迹，但从未后悔过，漂泊的这些年我学到的是他们在校园一辈也学不到的东西，比如——把说谎当成一种习惯。

我是光明正大走进这所学校的，我的穿着比那些大学生们还要阳光，当他们抱着饭盒和 GRE 词汇书愁眉苦脸经过我身边时，我会以这个秋天最绚烂的笑容冲他们致意，致意他们依然没逃脱应试教育的魔爪。

操场总是人流稠密的区域，平均海拔不超过 175 厘米的男孩们正在拼命争抢一个冒牌的斯伯丁篮球，身上穿着服装市场批发来的劣质队服，脚踩一双安踏运动鞋，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汗水的味道。

而我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海拔 182 厘米，Burberry 的格子衬衣，1950'S 版的 501 仔裤，脚下三叶草的鞋子是从香港带来的正货，Deuter 的包斜挎在肩膀，HOGO 香水的味道与绿色植物的味道配合得天衣无缝，鼻梁上还挂着 Dior 的无镜片眼镜，使得我看起来更像是名纨绔子弟。

当然千万别怀疑，这一切依然是我骗来的，说谎能带给我极大的物质满足。

操场周围女生的注意力顿时集中在了我身上，她们在操场上挖掘不到潜力股，自然把目光转移到了场下。一个相貌还算过得去的女孩拿着一瓶宝矿力水特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我走来，她在操场的另一头就已经冲我抛了无数个媚眼，可惜我却像个关了电源的手机，接收不到任何信号。一分钟后她总算走到了我的旁边，满怀自信地说，同学，你是哪个专业的，留个电话吧。

我假装没听见，继续沉浸在 iPod 的音乐世界里。

她又伸出了手，大胆做了番自我介绍，我叫颜幂，是英语系大三的学生，也是学生会宣传部部长，想邀请你加入学生会。

我嘴角抽动了一下，完全在意料之中，只有学生会和英语系的姑娘才这般盛气凌人，眼前的姑娘恰好两样都具备了，气焰嚣张得一塌糊涂。

我摘下耳机，恶作剧般地张大了嘴巴，以夸张的口吻重复着她的名字。

什么？颜什么？

颜幂。

她耐住性子，维持笑容，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破名字，又盐又蜜的，还不如叫盐酸呢！

我以极大的分贝打击她的嚣张气焰，看着她的面目从阳光明媚一点点演变成支离破碎，心里说不出的得意，刚才我好不容易说了句真话，她真不如改名去叫盐酸。

连球场上的男生也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指尖旋转的篮球随时都准备向我砸来，替她们心中骄傲的公主报仇。

盐酸同学，再见了。

趁那些沾满泥土的篮球弄脏我衬衫之前，我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他们的视线，心里竟然冒出了几分得意的念头，许久没如此淋漓尽致地让讨厌的人难堪了，二十岁以前，我是决不会退让的男孩，别人进我一寸，我必将还谁一尺，脸上充满了年少的轻狂。

只是现在成为职业骗子后，我更多的表情是微笑。

早晨刚下过雨，天空还透着丝丝的凉意，空气里弥漫着湿润泥土和梧桐树叶混合的味道，走路要特别小心，说不定哪只脚就会陷进松软的泥土中，或者新打理的头发被飞鸟当成厕所。

在校园里什么状况都会有发生，李宁不是教导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嘛。

这么想着，意想不到的状况就真的发生在了我身上。

是缘分吗，专注看地面的我，和专注望天空的她以相同的步调匀速前进，直至相撞前一秒钟，我们还分别专注于不同的区域，丝毫预料不到随之而来的危险。

一秒钟后，哈雷彗星成功与地球相遇，一个瘦弱的肩膀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我宽厚的胸膛上。

我不再专注脚下，她不再45度角仰望天空，彼此的目光交织于同一水平线上。

可不到两秒钟，我眼里翻滚的杀气就化为泡影了，对面女孩眼里楚楚可怜的神情让我这个骗子都为之动容。我不光没有生气，还俯身帮她捡起掉在地上的书，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滴答滴答滴答。

一滴一滴鲜红颜色黏稠状的液体滴在了我的格子衬衫上，右边肩膀那块布料已经被殷成一片血红。

我霎时明白了她为什么走路仰着头，才不是什么矫情的45度角仰望天空，而是正在流鼻血。

“对不起，我把你的衣服弄脏了……我会替你洗干净的……”

女孩的声音小小的，到最后若隐若现，干脆听不见了。

“不用了，你还是先把鼻血止住吧。”

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口袋里居然会阴差阳错的多出了一包面巾纸，我抽出一张，叠成圆柱形递了过去。

血液很快就把纸张浸透了，纯白的纸巾一眨眼就成了血柱。

我再叠出一张，再递过去，没几秒钟又被血液浸透了。

反反复复几次，一包面巾纸已经所剩无几了，她的鼻血却依然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抽出最后一张纸巾，带有威胁性的口吻说，如果这张还不能止住你的鼻血，我就要送你去医院了。

女孩的肩膀轻微地抽动了一下，努力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把最后一张纸巾塞进了鼻子里。

奇迹出现了，奔流不息的鼻血居然凝固住了。

纸巾上面一片纯白。

女孩好奇地看了下地面，确认血不在流的时候，脸上激动的神情像中了500万大奖还不用上税。

“好棒啊！止住了！止住了！”

她拉着我衬衫的袖子，兴奋地跳了起来，二十余年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孩会因为不流鼻血而如此这般欢欣雀跃。

“可是你看地上，小草被你弄脏了。”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绿油油的草地覆盖了零零点点的血红色，像野草莓散落一地。

“那怎么办，我穿的是短袖，不然就会用袖子把血迹擦干了。”

我嘴角向上扬了扬，从书包里掏出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拧开瓶

盖，透明的液体倾泻而下，对每一株小草做着最细致的洗刷。那些植物也高昂地扬起了头，集体接受这场酣畅淋漓的沐浴。

“问题解决了。”

我得意地笑笑，仿佛世间一切事情我都可以迎刃而解，也就是说如果海湾战争我飞到中东劝架的话，萨达姆就不会蹲在军事法庭等待宣判了。

“那……那你的衣服怎么办……要不我赔你……赔你一件……”

女孩结结巴巴半天才把意思表达清楚，当她吐出“赔”那个字时更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眼睛紧紧地盯住了那个微小的 Burberry 商标。

“算了不用了，这件衣服是假的，七蒲路上很便宜就买到了。”

“那……那我帮你洗洗吧……”

“你还是先洗自己的衣服吧，一块一块血迹，让人误以为你被歹徒袭击了。”

女孩子穿的是白色的连衣裙，连花朵的图案也是用白色棉线绣上去的。她皮肤白得吓人，是那种没有生命力的苍白，倘若不是那几朵血染的红花点蕊，从远处看真以为她是一座汉白玉雕像。

“这条裙子颜色不适合你，下次别穿了。”

“可是我只有白色的衣服啊。”

“那我送你一件好了。”

脱口而出的话往往是没经过大脑的，不然也不会引起气氛的尴尬，女孩死死拽着裙角，揉搓，然后松开，然后再揉搓，再松开，反反复复，一道一道褶皱就像奶奶额头上的皱纹。

“我要去上课了，再见。”

女孩紧紧抱着怀里的书，急迫地要逃离这窘境，苍白的脸庞因为紧张和羞涩渗出了一丝淡淡的红色，阳光从侧面照过来，乌黑的眸子像镶了钻石一样一闪一闪的。

擦身而过的瞬间，我揣在裤兜里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抽出来，

抓住她瘦弱的胳膊，阻止住她前进的步伐。

“你去上什么课？”

“中外文学鉴赏。”

“嗯，再见。”

女孩就这样仓皇地消失在我面前，她说再见的时候根本没有抬头看我的脸，低着头单枪匹马地杀向教学楼，仿佛我是面目狰狞的怪兽，让人厌恶。

男人分为三种，怪兽、青蛙和王子。

而我最想做的却是青蛙，平凡得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不需要别人的关注，为所欲为。而另外两种都太过锋芒毕露，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骚动，就好像我走进 705 教室一样。

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我才推开门姗姗来迟，满怀歉意向老师说了声“对不起”。

要怪只怪楼下大厅的选修课安排表被广告覆盖住，我用指甲抠了很久才找到中外文学鉴赏的教室——705。

明明是在门口踮起脚尖，才搜索到的熟悉面孔，却偏要被我装作惊奇地说，Hi，真巧，原来我也选了这门课。

女孩手里的笔顿了一下，说，是啊，真的很巧。

我嘿嘿一笑，若无其事地把目光移向别处，重返大学课堂真是人生中奇妙的体验，打瞌睡、流口水、叠纸飞机、玩游戏机，一切在社会上被认为荒谬的事情在大学课堂上出现却是再合理不过的。

坐在最前排的几名同学和老师做着良好的互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声音都格外响亮，连答案也编织得天衣无缝，临坐下还向老师投去了崇拜的目光，让人很难不怀疑是老师自己找来的托儿。

女孩认真地做着笔记，没多少工夫一张活页纸就被她密密麻麻写满了内容。她的字体是江南女孩独有的隽秀，分布在横格上，更像一串亟

待跳跃的音符。

她时而用手托住下巴专心听课，时而翻阅从图书馆借来的资料，时而在笔记上加些自己的理解，我已很少见过如此专注的女生了，记忆里只有中学那个胖乎乎的女孩才用认真听课考试第一的方式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我随意翻看她手边的图书，厚厚一摞全是关于外国文学，王尔德、本雅明、米兰·昆德拉、亨利·米勒，这些绕口的名字却成了老师口中经常出现的词汇，他像弄堂里的大婶一样数落着这些外国人的家长里短，比如王尔德的同性恋倾向就遭到了老师的大肆嘲讽，并且断言如果端正性取向，王尔德定会取得更大成就，当然本雅明的自杀也遭到了同样强烈地抨击。

学校规定选修课第一周都算试讲，学生们有退课的权利，所以受不了他偏激思想的同学纷纷离座，以清脆的摔门声表达对这位自以为是的老师的抗议。

而我却再也无心听他扯淡，昏昏沉沉中进入了梦乡，昨晚与女人的通宵欢愉耗尽了我太多力气。

睡了多久呢？

可能很久很久吧，睁开眼睛，窗外的颜色已经开始发暗，教室里的人更是所剩无几，唯一坚持下来的人大多也和我一样睡眼惺忪，一副还不满足的模样。

女孩正在收拾东西，她的笔记密密麻麻占了四页纸，我猜想她不是暗恋老师，就是对奖学金垂涎欲滴。

“请同学们下课来前面签到。”

老师最损的一招莫过于此，把点名这项重头戏放在最后压轴，越是水平不高的老师，越是爱用点名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

“你先去吧，我东西还没收拾好，下课我请你吃饭，当做赔偿衣服。”

女孩继续不紧不慢地收拾东西，一项一项整理好，整齐地放进书包里，像个循规蹈矩的小学生。

我本想逃之夭夭，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向讲台，装模作样地在老师监视下寻找属于自己的名字。

很可惜，我十二张身份证上的假名字在点名册上一个都没出现，倒是“王力”这类的名字高频率地出现了三次，分别属于物理系、计算机系、英语系。

笔头在那些名字上画了又画，揣测着哪个名字是逃课大王，我好冒名顶替。

“同学，你到底选没选这个课啊，找个名字都费那么大劲。”

老师不耐烦地看着我，迟到和上课睡觉的大忌我在第一节课都犯全了，自然得不到什么好脸。

“选了选了，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楚嘛。对，这个就是我名字，杜子藤！”

笔尖最后敲定在第三页倒数第四个名字上：法律系，大三，杜子藤。

“肚子疼？你这名起得还挺有水平。”

在老师嘲笑的眼神里，我打定主意，立刻去办一张和这个中年男人同名同姓的身份证，然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在凶案现场把身份证遗落给警方作为破案线索。

傍晚时分，学校再度喧闹起来，九月的第二周，正是新生大展拳脚准备叱咤风云的日子，放眼望去，每张青涩的面孔下都怀揣着一颗颗火热的心。

我和女孩并肩走在林荫道上，她依然将书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抵御寒冷的方式。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女孩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之前一直用我问她答的形式保持交流。

“杜子藤。”

“呵，肚子疼？好有趣的名字啊，你是哪个系的，我以前没见过你啊！”

“法律系的，我不经常来上课，最近系里威胁要开除我，我才露个面，不介意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思索半天，终于还是决定把“杜子藤”这个名字贯穿始终，因为在楼下橱窗里，我惊喜地发现“杜子藤”同学光荣地名列去年旷课排行榜第一名。

我想除了他们宿舍的人，应该没有人会见过他吧。

“因为我名字里有个‘藤’字，所以别人都叫我藤子，你也这么叫吧，我是中文系的。”

中文系是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而她名字里也有个“藤”却让我大吃一惊，我大声高呼，缘分啊！缘分！

“别闹了，快去吃饭，去晚了没座位了。”

藤子拉了拉我的手，向食堂的方向前进。

座无虚席用来形容大学食堂一点儿也不过分，有座的人都像八辈子没吃饭一样狼吞虎咽，没座的人高举着饭盆发出饿狼一样的哀嚎。

我目睹不了这三年自然灾害般凄凉的情景，拉着藤子迅速撤离现场，生怕迟了一步，会被这群饿狼生吞活剥。

“怎么了？不是说请你吃饭吗？你反悔了？”

“不是，我吃不惯食堂的饭菜，我们还是出去吃吧，我请客。”

“可是……”

“没什么可是了，再不解决温饱问题，我就真的肚子疼了。”

藤子顺从地跟在我的身后，东拐西绕我把她带到了一家小门脸前，这是一家我吃过的最正宗的日本料理，连服务生都是清一色的日本留学

生，菜品更是新鲜，早晨才从日本空运过来。

掀开帘子，服务生因我身边的女伴更迭而投以暧昧的笑容，就在前天我还和另一个女人在这里品尝到了特供的松茸汤。

而现在，她应该陪在带给她幻想的台商身边吧。

店里的空间不大，布置却颇费心思，纯手工的纸灯散发着昏暗的光芒，照射在精致的小碟上，映出我半张落寞的脸。

经常在洗脸时，会无缘无故出现落寞的神情，倒映在水里，逼着我去面对。

对于外人，我是个毫无禁忌的骗子，而面对自己我却是个懦夫，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拳头狠狠地把那倒影击得支离破碎。

我提议和藤子换个座位，只因她的位置光线相对充足，不会产生莫名的幻觉。

菜单递给她，趁她埋头研究的工夫点了一支烟，绿色的万宝路，指尖渐渐弥漫出淡淡的薄荷味道。

藤子研究一番又递还给我，小声地说还是你点吧，我很少来吃日本料理的。

刺身拼盘、松茸汤、烤银鳕鱼、加州卷、金枪鱼手卷、金针菇牛肉卷、零零碎碎点了满满一桌，当然少不了我钟爱的清酒。

你是不是经常来这里吃东西？

没有啦，穷人也要偶尔善待一下自己嘛。

我骗她，把光顾的频率从半个月一次降低到半年一次，更不敢告诉她有段时间这里甚至成了我的食堂。

你怎么会是穷人呢，你的衣服看起来都好贵。

藤子愧疚地盯着我的格子衬衫上的那块血迹。

都是假的啦，我有朋友是做外贸生意的，总能搞到精致的仿货。

嗯，你穿起来一点也不像假的。

那是，我能把班尼路穿出世界名牌的感觉，哈哈！

我们一起笑出声来，最开始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被化解了，两个人熟得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互相开着对方的玩笑。

我教她先蘸点芥末，再用叶子卷起刺身，顶层加点萝卜丝，浇上调料再放进嘴里，一股清凉的薄荷味道瞬间就在齿间弥散开来，这才是日本料理最正宗的吃法。

藤子刚开始不相信，犹犹豫豫地把披上绿色外衣的三文鱼放进嘴里，细致地咀嚼，然后惊喜的神情一点点浮现在脸上，仿佛看见了世间最奇妙的魔术。

真的啊，真的有薄荷的味道啊！

那天晚上的刺身拼盘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连叶子都一片不剩了。

你为什么会留鼻血呢？

我突然想到与藤子相遇的情景，如果她的鼻血再不止住，恐怕全身的血液都要流干了吧。

因为……因为我在知道自己贫血的情况下……还吃了一大块巧克力……

对面的女孩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等待着惩罚。

你吃过瑞士巧克力没，要比德芙好吃多了，下次我带给你。

你……你真的不觉得我傻……还肯带巧克力给我……

藤子听到“巧克力”几个字立刻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我一直觉得巧克力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了！如果不是会流鼻血，我餐餐都要吃一大块巧克力！

女孩子吃那么多巧克力身材会变形的。

不用担心啦，我怎么吃都长不胖的，嘿嘿，贫血不完全都是坏作用的，起码可以维持体重啊！

近距离地看藤子，她真是瘦得让人心疼的女孩子，如果突然来了一阵狂风，那么她一定先于桌子被刮走。